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22

索绪尔的纯粹语言价值思想^①

胡剑波¹, 毛帅梅²

(1.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语言价值系统的“纯粹性”主要是指与其它研究价值的学科相对立的、与自然的资料没有直接联系的属性。语言学与经济学和文字学对立,因为后两者中的要素与自然资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纯粹的语言价值系统具有集体心理规约性和偶然性的特征。语言价值系统纯粹性的意义重大,能使我们克服语言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性质。

关键词:语言;纯粹的价值系统;特征;意义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124-07

Saussure's Thought on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Pure Values

HU Jian-bo¹ & MAO Shuai-mei²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China)

Abstract: A language is a system of pure values, and its pure nature refers to the one which language is in opposition to the sciences concerned with values, and bears no natural connexions with the things outside the system. Linguistics is in opposition to economics and the study of writing system, for the connexions of the latter two with the things outside the systems are inevitable. The language system of pure values has fortuitous and collectively conventionalized characters. The pure nature of language syste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t can enable us to avoid some erroneous tendency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to further clear the object of language study,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language.

Key words: language; a system of pure values; characters; significance

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在其整个语言学理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也是 Saussure 语言学中最有生命力的精粹部分”^[1],有不少文章对其进行解读诠释,如为更准确地把握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索振羽针对我国语言学界对价值理论的一些不一致的看法,探讨了如下3个问题:语言学中引进“价值”这个概念的必要性,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语言为何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2]。杨茂勋对索绪尔语言价值理论的核心内容——“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进行了阐述,并指出了其缺陷^[3]。戚雨村介绍了价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了价值与共时和历时、差别和同一、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之间的关系^[1]。鲍贵^[4]、鲍贵和王立非^[5]介绍了价值的三类载体,论述了价值的三大特征以及价值理论的意义。鲍贵^[6]从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语言的价值,考察了语言系统内的语言符号的位值(place value)以及语言符号在交际中的使用价值(use value)或效用价值(utility value);2003年又从成分分析和功能语法中的经验功能理论的视角审视了语言的价值,阐发了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动态特征以及价值在言语行为中的作用方式^[7]。肖娅曼在

① 收稿日期:2015-0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3YJA740017)

作者简介:胡剑波(1968-),男,湖南隆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

近几年以独著或合著的形式在探讨索绪尔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该理论的“一个深刻的矛盾”:“索绪尔的一般语言观与隐藏的语源观的深刻矛盾,”认为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是21世纪语言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对于语言这一价值系统为何是“纯粹的”尚无专文探讨,下面我们拟阐述语言价值系统的“纯粹性”^{[8][9][10][11]}。

1 语言价值系统“纯粹性”的含义

语言价值系统的“纯粹性”主要是指与其它研究价值的学科相对立的、与自然的资料没有联系的属性。语言价值系统不受外部要素的强加。

1.1 与其它研究价值的学科相对立

1.1.1 “对立”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地位

许国璋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他说:“用一句话归结,索绪尔语言学是研究对立关系的语言学。”^[12]这种独特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索绪尔的语言学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的。索绪尔通过二项对立的思维区分了语言和言语、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能指和所指、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这一系列的对立范畴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系统本身也是一个以对立为基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音响形象(能指)之间处于对立之中。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种以这些音响形象在心理上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正如一幅挂毯是用各种颜色的线条在视觉上的对立构成的艺术品一样。”^{[13]160}索绪尔认为,“我们只看到词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相对立的词比较。我们要借助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13]16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概念(所指)之间也处于对立之中。在由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符号之中,“概念在符号内部似乎是听觉形象的对立面”^{[13]160},“符号各有所指和能指,它们不是有差别,而只是有区别。它们之间只有对立。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整个言语活动的机构都将以这种对立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声音差别和观念差别为依据。”^{[13]168}索绪尔所分析的语言是特定语言的共时系统,而这个共时系统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基础的系统”^{[13]151}。因此,能指和所指之间、符号之间以及语言的具体单位之间也都是处于对立之中。此外,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每一要素区别于同时存在的其它符号并在对立关系中获得真正存在的意义,是各符号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因为“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13]128}。

1.1.2 对立的含义

在哈特曼和斯托克看来,对立在语言学中是指“一个系统各成分间的关系,它可用来把各成分区别开”^{[14]24}。霍尔德里克拉夫德在探讨语言符号时指出,“两个词之间存在差异并不总是直观地导致对立,”“差异不是产生对立的充分条件。”“然而,当两个所指直观上属于同一个域时,那么差异似乎会导致对立。”^{[15]125}既然处于对立关系的语言要素属于同一个域,那么它们必然在某一或某些方面存在共性。霍尔德里克拉夫德也强调了这一点,认为“对立也涉及到相同点”^{[15]126}。

索绪尔所说的对立是指符号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一种关系。从索绪尔所阐述的对立理论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种对立,一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分对立,这种对立包括索绪尔区分的二项对立以及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对立。另一种对立则是域内多项要素之间的对立,如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某一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对立,霍尔德里克拉夫德把这种对立称之为“非相容性对立”(incompatibles)^{[15]126}。

1.1.3 作为纯粹价值系统的语言学的对立体:经济学和文字学

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对立。在论述“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的内在二重性”中,索绪尔明确指出,天文学、地质学、法律学和历史学无须区分“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因为“时间在这些科学里不会产生特殊的效果。”例如“地质学差不多经常谈到连续性,但是当它探讨地层的固定状态的时候,后者并没有成为一个根本不同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学却相反,“我们所说的二重性却专横地强加于经济学上面。”“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在同一门科学里构成了两个划分得很清楚的学科”^{[13]117}。同样,语言学也必须“分成

两部分,每部分各有它自己的原则”^{[13]118}。共时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一样,必须面临价值这一概念,必定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13]118}。在此,索绪尔特别强调“语言学家特别要注意到这种区别;因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13]118}因此,同样是研究价值的科学,语言学与经济学是对立的。

语言学与文字学的对立。索绪尔除了将语言视作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外,他的另一个阐明语言本质的重要论断是:“语言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13]37}。索绪尔明确地将语言学归属于符号学,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科学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它把它归结为符号学”^{[13]38}。语言学家的任务因此“是要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系统”^{[13]38}。除语言外,符号系统还包括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礼节符号等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文字是语言之外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及《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16]46-71}中,索绪尔各用一章专门论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但人们误以为文字和语言一样重要或更重要,“早期的语言学家,也象他们以前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在这一点上上了当。”^{[13]49}索绪尔明确地谈到了文字系统具有价值,他说,“字母的价值纯粹是消极的和表示差别的,……文字的价值只靠它们在某一个有一定数目的字母构成的系统中互相对立而起作用”^{[13]166}。文字系统中要素的价值是由围绕着它的其他共存要素决定的,从差别处获取其价值。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四章中,索绪尔还特意以文字为例从物质方面考虑语言的价值。他说,“这种情况在另一个符号系统——文字——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拿来比较,借以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1)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13]166}显然,由于文字这一符号系统是最接近于语言的符号系统,索绪尔将其作为主要的对立面来阐述语言。

1.2 不受外部要素的强加

经济学中的要素与自然资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阐述价值在语言学和经济学中同样重要之后,索绪尔分析了价值在两门学科中的不同意义。索绪尔指出,地产的价值与其产量成正比,其价值可以从时间上追溯到一定的地步,“不过要随时记住它在任何时候都要取决于同时代的价值系统”^{[13]118}。在这一点上,语言学和经济学中的价值是相同的。但是,地产“和事物的联系无论如何会给它提供一个自然的基础,由此对它作出的估价绝不会是完全任意的,其中的出入是有限度的”^{[13]118-119}。也就是说,地产的价值与地产这一自然资料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任意的,人们对该地产的估价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文字学中的要素承受着外部因素的强加。索绪尔认为,“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定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声音实质并不更为固定,更为坚实;它不是一个模型,思想非配合它不可,而是一个可塑的物质,本身又可以分成不同的部分,为思想提供所需要的能指”^{[13]157}。因此,在语言对思想和声音进行分节之前,二者都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其价值只能是由系统给定,系统外部难以强加。而文字符号却不同,它们虽然也具有任意性,但这些符号在进行分节之前,如果说表达手段是不确定的,是模糊不清的,至少其所指(观念)已经是清楚明白的了,因为文字形成系统的时间比语言的产生要晚几千年,人们早已利用语言清楚、坚实地区分了这些观念。因此,文字符号必然会承受来自外部要素的强加。文字符号所承受的外部强加的要素就是指集体心理,或称之为社会规范。由于任意性的差别以及任意性作用的差别,语言的价值与文字的价值拥有了本质的区别,即文字系统符号的价值是从社会规范和文字符号系统中获取,而由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用,排除了一个来自外部的强加的要素(包括社会规范)的一般的和突如其来的作用,语言的价值是纯粹的,由语言系统内部赋予,因此,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体系。

2 纯粹语言价值系统的特征

2.1 集体心理规约性

集体心理规约性就是指语言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总要逃避个人的意志,即“个人本身不能创造语言,

也不能改变语言”^{[13]36},但却要受到集体心理的制约。这一特性使语言与外部要素的关系悬置了起来。

个人意志的作用。索绪尔认为,“语言根本无力抗拒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关系转移的因素”^{[13]113}。语言符号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17]19}言语是对语言的使用,它“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13]35}。“没有其他一种惯例无时无刻不涉及所有的个人,也没有其他一种惯例对所有的人如此开放,以至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并对其施加自然地影响”^{[18]10}。“任何变化,在普遍使用之前,无不由若干个人最先发出”^{[13]141}。接着索绪尔以德语中“sein”的变位为例说明了个人在形成语言事实中的作用。在现代德语中,我们说 ich war(我过去是), wir waren(我们过去是)。但是在16世纪,“sein”是这样变位的:ich was 和 wir waren。有人受 waren 的影响,类比出了 war。个人意志的作用是语言变化的动因之一,但却要集体心理的制约。

集体心理的制约。索绪尔在第一编的第三章中总结道,“在任何创新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时期:(1)出现于个人的时期;(2)外表虽然相同,但已为集体所采纳,变成了语言事实的时期”^{[13]140}。语言“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一种契约而存在”^{[13]36}，“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13]37}。在上面所举的德语中“sein”变位这一例子之后,索绪尔强调,“这是一个言语的事实。这个形式一再重复,为社会所接受,就变成了语言的事实”^{[13]141}。即这一言语的现象进入了共时的语言系统,并对这一价值系统产生作用。

2.2 偶然性

偶然性就是指在时间的作用下,语言的演变具有盲目性,其结果具有偶然性,也就是说由此而形成的语言系统是人们所无法预见的,与外部要素没有自然的联系。

语言这一价值系统形成的偶然性的体现。在第一编的二、三章,索绪尔以法语中重音的演化、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斯拉夫语中复数的演化以及人造语言——世界语的演变为例说明了语言状态的偶然性。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脚”(fōt)的复数是“fōti”,“后来由于第一次语音变化,即‘变音’的变化,fōti 变成了 fēti;由于第二次语音变化,词末的 i 脱落了,fēti 又变成了 fēt”^{[13]123}。当这个偶然的状况出现时,“人们就抓住它,使它负担起复数的区别,fōt:fēt 并不就比 fōt:fōti 更好些”^{[13]124}。也就是说,“变化出来的状态并不是注定了要表达它所包含的意思的”^{[13]124}。人造语言——世界语也是如此。当它获得成功,成为人们使用的工具后,“这种语言很可能进入它的符号的生命,按照一些与经过深思熟虑创制出来的规律毫无共同之处的规律流传下去,再也拉不回来”^{[13]114}。在第三编“历时语言学”的二至六章中,索绪尔以更多的事例更详细地论述了语言变化的偶然性^[19]。

纯粹语言价值系统的偶然性中也包含着集体心理的作用。在上面所举的名词复数的演变中,索绪尔所说的“人们就抓住它,使它负担起复数的区别”,即包含着集体心理的作用。这一作用在后文也有总结,他认为,“语音事实在两系列具有意义对立的要素间创造了一种有规则的语音对立,人们的心理就紧握住这种物质上的差别,使它具有意义,担负起概念上的差别。”^{[13]223}类比中也有集体心理的介入。“类比形式就是以一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式”^{[13]226}。因此,类比是有规律的。但是,这种规律性依然是基于偶然性的。首先,类比作用会受到某种因素的抗拒。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预言一个模型的模仿会扩展到什么地步,或者什么样的类型会引起大家模仿”^{[13]228}。其次,作为类比结果创造的只是言语的事实,是孤立的说话者的偶然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类比创新都能进入语言系统,因为“语言只保存言语中极少部分的创造”^{[13]228}。上面所举的德语中“sein”变位就是幸运儿,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集体的认可。

语言演变的偶然性在系统的作用下得以强化。哈里斯和泰勒的解读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系统在语言演变偶然性中的作用。他们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系统 A 在时间的作用下过渡到语言系统 B 后,幸存下来的是语言实体成分(elements of linguistic substance),绝非语言形式成分(elements of linguistic form)。只有那些适应新系统的语言实体成分幸存了下来,即在系统 B 赋予了新的形式角色”^{[20]182-183}。也就是说,由于语言演变偶然性的作用,语言系统 A 中的要素保存了下来,但这些保存下来的要素只是语言实体成分,只有适应新的语言系统 B,得到系统 B 的认可并赋予了新的形式角色,获得了新的价值后才能成为新系统的语言形式成分,这也就是索绪尔所强调的“语言是形式(form)而不是实质(sub-

stance)”的内涵^{[13]169}。这进一步强化了语言系统与外部要素的分离。

语言价值系统的纯粹性是在集体心理规约性、偶然性和系统的综合作下,使其与外部要素的联结消除,从而与其他研究价值的科学相对立。这充分回应了卡勒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括,“语言是一个系统,其中的成分完全是由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所确定的”^{[21]63}。

3 语言价值系统纯粹性的意义

语言价值系统纯粹性的意义重大,能使我们克服语言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把握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关系^[19],从而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性质。

3.1 克服语言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语法学研究方法的正确。对于受传统方法鼓舞的语法学家,索绪尔称赞道,“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绝对无可非议的”^{[13]120}。因为以波尔·洛瓦雅耳为代表的语法研究的纲领是严格共时的,“忠实地遵循着横轴线,从来没有背离过”^{[13]121}。这里的“横轴线”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何研究价值的科学之对象所处的两条轴线之一的“同时轴线”。这条轴线关注的是排除时间因素介入的共时系统中要素间的关系。

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问题。索绪尔发现,比较语言学“全神灌注在历时态方面。印欧语比较语法利用掌握的资料去构拟前代语言的模型;比较对它来说只是重建过去的一种手段”^{[13]120}。因此,索绪尔批评道,这种研究中的“状态的穿插只是片断的、极不完备的。这是葆朴所开创的路子;他对语言的理解是混杂的、犹豫不决的”^{[13]120}。这种研究的“界限模糊,没有确定的目标,它跨着两个领域,因为分不清状态和连续性”^{[13]121}。

基于以上问题,索绪尔向语言学家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考虑这两条轴线,不把从本身考虑的价值系统从时间考虑的这同一些价值区别开来,就无法严密组织他们的研究”^{[13]118}。“语言学家要了解这种状态,必须把产生这状态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历时态。他要排除过去,才能深入到说话者的意识中去”^{[13]120}。也就是说,必须将语言价值系统与外部要素分离,才能研究语言系统。

3.2 进一步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3.2.1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难以确定但却十分重要

顾名思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语言。但索绪尔确认为“语言学的又完整又具体的对象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特别难以回答”^{[13]28}。因为“别的科学都是对预先确定了的对象进行工作,接着就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加以考虑。在我们的领域,情况却不是这样”^{[13]28}。接着索绪尔从音响形象与发音器官、声音与思想、个人与社会、系统与演变等方面探讨了语言现象中的二重性,发现“我们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着手解决问题,任何地方都找不着语言学的完整的对象”^{[13]29}。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窘境,如“要么只执着于每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冒着看不见上述二重性的危险;要么同时从几个方面去研究言语活动,这样,语言学的对象就象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13]29-30}。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十分重要。索绪尔在介绍他所谓的“比较语文学”时,指出了其历史功绩:“开辟了一块丰饶的新田地”^{[13]21}，“正是历史方法的反戈一击将使人更好地了解语言的状态”^{[13]121}。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因为“它从来没有费工夫去探索清楚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无法制定出自己的方法的”^{[13]22}。

3.2.2 语言学的对象:与言语相对立的语言

在指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难以确定后,索绪尔认为,“要解决这一切困难只有一个办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13]30}。接着,他考察了言语循环以找出与语言相当的部分,发现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及其属性(社会与个人、同质与异质、有序与无序、抽象与具体、纯心理的与心理和物理的),并将语言的研究置于符号学、社会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之下,从而确定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这种归附意义重大,使整个语言学的地位得以确立,“语言学的各部分也就都找到了它们的自然位置”^{[13]40}。即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分别为语言和言语。但这“两条路不能同时走,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它们应该分开走”^{[13]42},这时我们就遇到了建立言语活动

理论的第一个分叉路。

3.2.3 语言学的对象:与历时的语言相对立的共时的语言

通过分析个人与社会等二重性,索绪尔提取出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但任务尚未结束,索氏再次通过二重性进一步明晰其对象,但这里的二重性是“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的内在的二重性”^{[13]117}。“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这两条轴线的区分十分重要,因为“任何科学如能更仔细地标明它的研究对象所处的轴线,都会是很有益的”^{[13]118}。他特别提醒语言学家注意这种区分,“因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13]118},“价值系统越是复杂,组织越是严密,……我们越有必要按照两条轴线顺次加以研究”^{[13]119}。历时系列的事实和共时系列的事实绝不属于统一秩序,因此“要把这样一些不调和的事实结合在一门学科里将是一种空想。在历史的展望里,人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些跟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制约着系统”^{[13]125}。在142页的图示中,索绪尔将言语活动二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又二分为共时态和历时态。也就是说,索绪尔认为与言语相对立的语言存在共时和历时两种状态。对语言两种状态的研究分别是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13]143}。由此可见,共时语言学研究的“语言”是构成系统的,而历时语言学研究的“语言”不构成系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由此确定:“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即处于共时系统中、不受外在要素影响的、通过差别(对立)而获取价值的语言。

3.3 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性质

3.3.1 更好地理解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

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标明它所处的轴线,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的规律。索绪尔赞同辉特尼的观点,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语言“要受到一些与支配社会集体的条例相同的条例的支配。”而“任何社会规律都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是命令性的,又是一般的”^{[13]132}。那么语言的规律是否具有这两个特征呢?索绪尔认为,“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再一次划分共时和历时的范围”,因为社会规律“有一定时间和地点的限制”^{[13]132},“如果一定要谈到语言的规律,那么,这一术语就要看应用于哪一个秩序的事物而含有完全不同的意义”^{[13]137}。也就是说,必须确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所处的轴线,才能探讨其规律。共时的语言总是处在变化的状态中,任何力量也保证不了其规律保持下去,其所确定的秩序是不牢靠的,所以索绪尔认为“共时规律是一般的,但不是命令的”^{[13]134}。“相反,历时事实却是强加于语言的”^{[13]137},其规律是命令性的,但不是某一类事实全都服从的。

3.3.2 更好地理解语言的自治性

语言的自治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语言系统的封闭性和语言系统的自我调节性。

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系统的封闭性是指共时的语言系统在某一时段内、不受外部环境影响、相对稳定、独立而有序的状态。索绪尔在多处明确表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区分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之后,他说,“每种语言各自构成封闭的系统”^{[13]142};1909年1月,在与学生的谈话中,索绪尔说道,“在静态语言学里,每一项定理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不管你你说的是‘统一’,或是‘区别’,或是‘对立’,最后都得回到同一个论点。语言是一个封闭系统”^{[22]106}。

但是,索氏所谓的语言系统的封闭性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杨信彰认为,“把‘语言’作为语言学的唯一的对象,片面追求‘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把‘语言’看成是封闭的系统,这也就限制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23]王寅认为,“语言不是独立的系统,它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心智作用、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4]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系统的封闭性是有一定范围的,即“在静态语言学里”(共时语言学里)。共时语言学是与历时语言学相对立的。它们对立的基础是两条轴线的划分,这一划分是建立在语言的可变性和不变性的基础上的。因此,索绪尔并没有认为语言系统是完全独立或封闭的。王寅所谓的“客观现实、生理基础、心智作用、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有进入语言系统的可能性,但存在我们前所说的偶然性,同时还必须接受系统本身的调节。

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系统的自我调节性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包括王寅所例举的各类因素)的认识

在个人心理(意志)的作用下,首先成为一种言语的现象,然后集体心理认可(这存在偶然性),但能否进入语言系统最终由系统本身决定,也就是说,它必须服从于系统特有的内在秩序或内在的规律。此时,语言系统与外在因素的联系已被消解殆尽。这正是索绪尔语言任意性的要义之一。约瑟夫的论述是我们的理解的最好脚注。他认为,“在语言任意性和系统性的综合作用下,语言具有了一种本质性属性,这使它不受外在力量的影响”^{[25]74}。

综上所述,只有将语言视为一个纯粹的系统,才能将语言与外部要素分离开来,语言才能形成一个自洽的系统,系统中的要素才能不受外部要素的影响,从而使研究者探索系统自身的规律,避免历史语言学研究的错误倾向,确定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更好地理解语言的自治性。

参考文献:

- [1] 戚雨村. 索绪尔符号价值理论[J]. 外语研究, 2001(2): 5-9.
- [2] 索振羽. 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3(2): 123-129.
- [3] 杨茂勋. “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解说[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4): 169-174.
- [4] 鲍贵. 对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中关系和价值的阐释[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2(3): 43-45.
- [5] 鲍贵, 王立非. 对索绪尔语言系统价值观的诠释与思考[J]. 山东外语教学, 2002(3): 11-14.
- [6] 鲍贵. 经济学意义上的语言符号的价值[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02(2): 60-64.
- [7] 鲍贵. 再论语言的价值[J]. 外语教学, 2003(2): 6-8.
- [8] 肖娅曼. 一种理性主义对另一种理性主义的批判——索绪尔关于语言的“价值系统”观的哲学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7(1): 64-70.
- [9] 肖娅曼. 完成索绪尔未完成的革命——21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使命[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52-56.
- [10] 肖娅曼, 黄玉顺. 语源观的词预设——西方语言学中的“阿喀琉斯之踵”[J]. 社会科学研究, 2009(1): 125-130.
- [11] 肖娅曼, 黄玉顺. 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 ——21世纪语言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 5-10.
- [12] 许国璋. 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J]. 国外语言学, 1983(1): 1-18.
- [13]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4] 哈特曼, R·R·K & F·C·斯托克. 语言与语言学词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 [15] Holdcroft, David. Saussure: signs, systems and arbitrariness [M]. Cambridge: CUP, 1991.
- [16] 索绪尔.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 屠友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7]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18]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张绍杰, 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19] 胡剑波. 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 误解与本真状态[J]. 外语与翻译, 2013(4): 28-36.
- [20] Harris R, Taylor T J. Landmarks in Linguistic Thought: the West Tradition from Socrates to Sauss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89.
- [21] 卡勒·J·索绪尔[M]. 张景智,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22] 许国璋. 从两本书看索绪尔的语言哲学[C]//许国璋论语言.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 [23] 杨信彰. 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J]. 山东外语教学, 1996(3): 27-31.
- [24] 王寅. 认知语言学之我见[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5): 1-5.
- [25] Joseph, John. The linguistic sign [C]// Sanders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us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责任校对 龙四清)